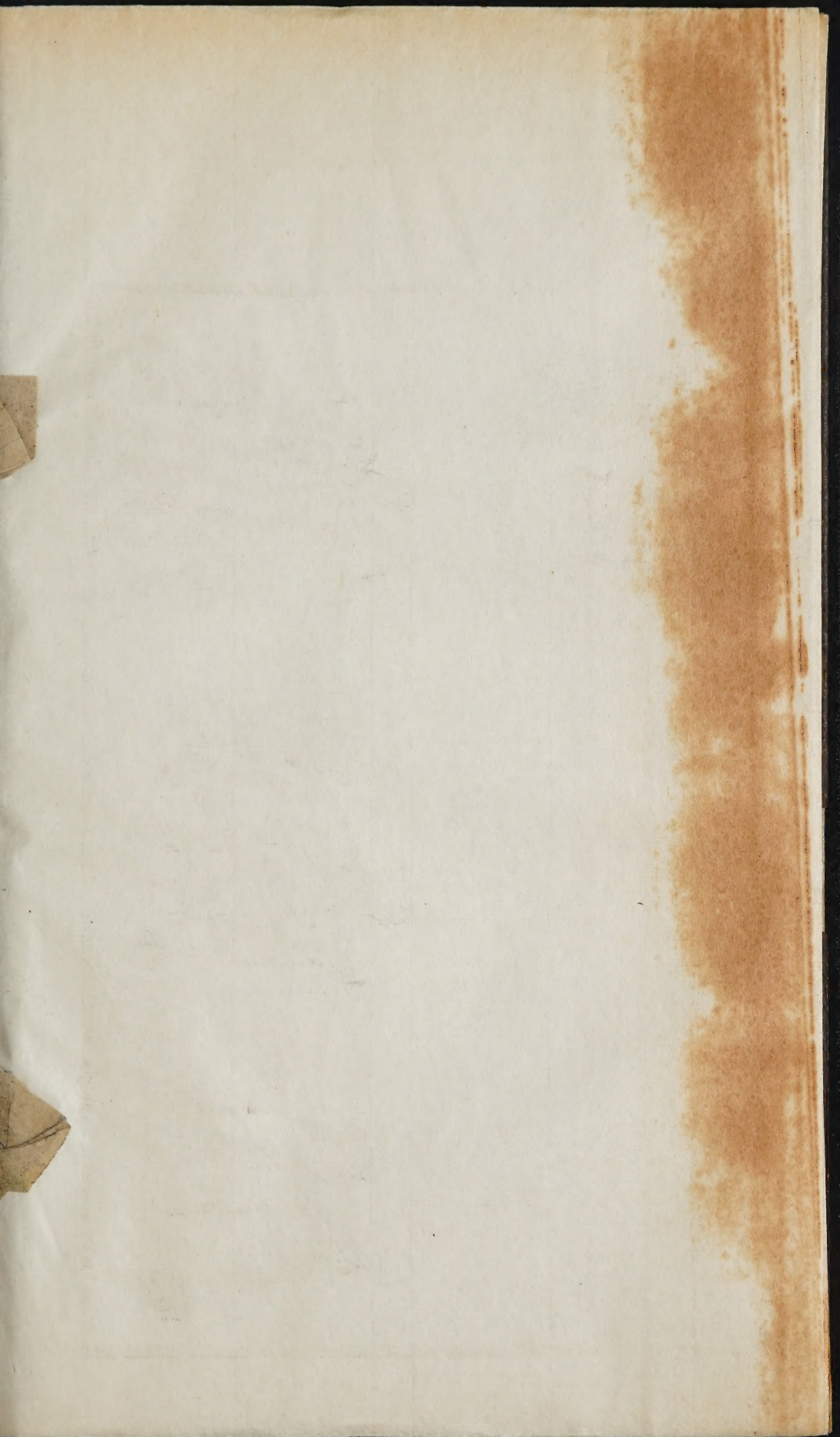


D.S.
734
T53
1870
V. 2



6667

釋教



蜀釋

嚴定



張飛漢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侯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操率重兵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忽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戰。皆無近者。故遂得免。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神色自若曰。斫頭便斫。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故所過戰克。

與先主會成都

截江救主



趙雲

漢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擲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使掌內事。先主西征。權遣舟船迎妹。夫人將後主反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

視忠等。值曹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曹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出。迎著。旣得入圍。曹軍追至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戎弩射曹軍。曹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陣合

肥

陷



張遼

魏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武力過人。太祖征張魯。與樂進李典等守合肥。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引退。太祖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

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
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壽縣

牙

門

建



典章 魏

典章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初平中。張邈舉義兵。章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舉。章一手建之。一軍皆驚。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五十里。太祖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相持急。太祖募陷陣。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皆賊。矢下如雨。章不視爲。等人曰。虜來十步。乃告。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章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

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曳牛驚賊



許褚

魏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後歸太祖。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褚從太祖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

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韋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偕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火赤壁縱



周瑜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建安五年。孫策薨。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瑜與張昭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曹操新定荊州。治水軍八十萬眾。臨江東。作書遺權。羣臣望風畏懼。多勸權迎降。惟瑜與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蜀先主在夏口。使諸葛亮詣權。計始定。瑜與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先主俱進。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戰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舟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以次前。操軍指望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岨上營落。操軍大敗。退保南郡。

神戰亭搏



太史慈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吏。避地之遼東。北海相孔融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使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夜伺閒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而賊圍益密。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明晨復出如此。無起者。於是鞭馬突圍中馳去。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比賊知慈行已遠。遂從備得

精兵三千。賊聞之解圍走。

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到曲阿見繇。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不肯。但使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猝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後策平定宣城。進討涇西。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卽署門下督。還吳。拜折衝中郎將。

兵酌酒厲



甘甯吳

甘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出入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甯。後止不復。刼頗讀書。乃歸吳。孫權加禮之。從攻皖。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拜折衝將軍。

曹軍出濡須。甯爲前部都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眾殺甯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甯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都督。都督伏不肯持。甯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甯。甘甯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甯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

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甯乃領健兒百餘人徑詣北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否聊以觀卿胆耳卽賜絹千匹刀百口

陰平鑿險



鄧艾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爲農民養犢。後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人多笑焉。後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甘露四年秋諸軍征蜀姜維敗走守劔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至爲艱險糧運物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戰不利並退還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進軍到雒遂定蜀

江鐵
鎖
沈



王濬晉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眾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椎。輒著筏去。又作火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經造三山。旌
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吳人遂降。

官齋運甓



陶侃晉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爲廣州刺史。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勤於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鋪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儲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如此。

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綏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綏。綏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長橋搏蛟



周處

晉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

此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

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

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軍人未食。形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策諡曰孝。

鐵燭

面

香

鐵戰單

面

督



朱伺 晉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門牙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不知書。及爲將。乃以謙恭稱累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持。惟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稱善。

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舥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走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盛遠將軍。赤幢曲

蓋

箭 躡

鞍

拔



毛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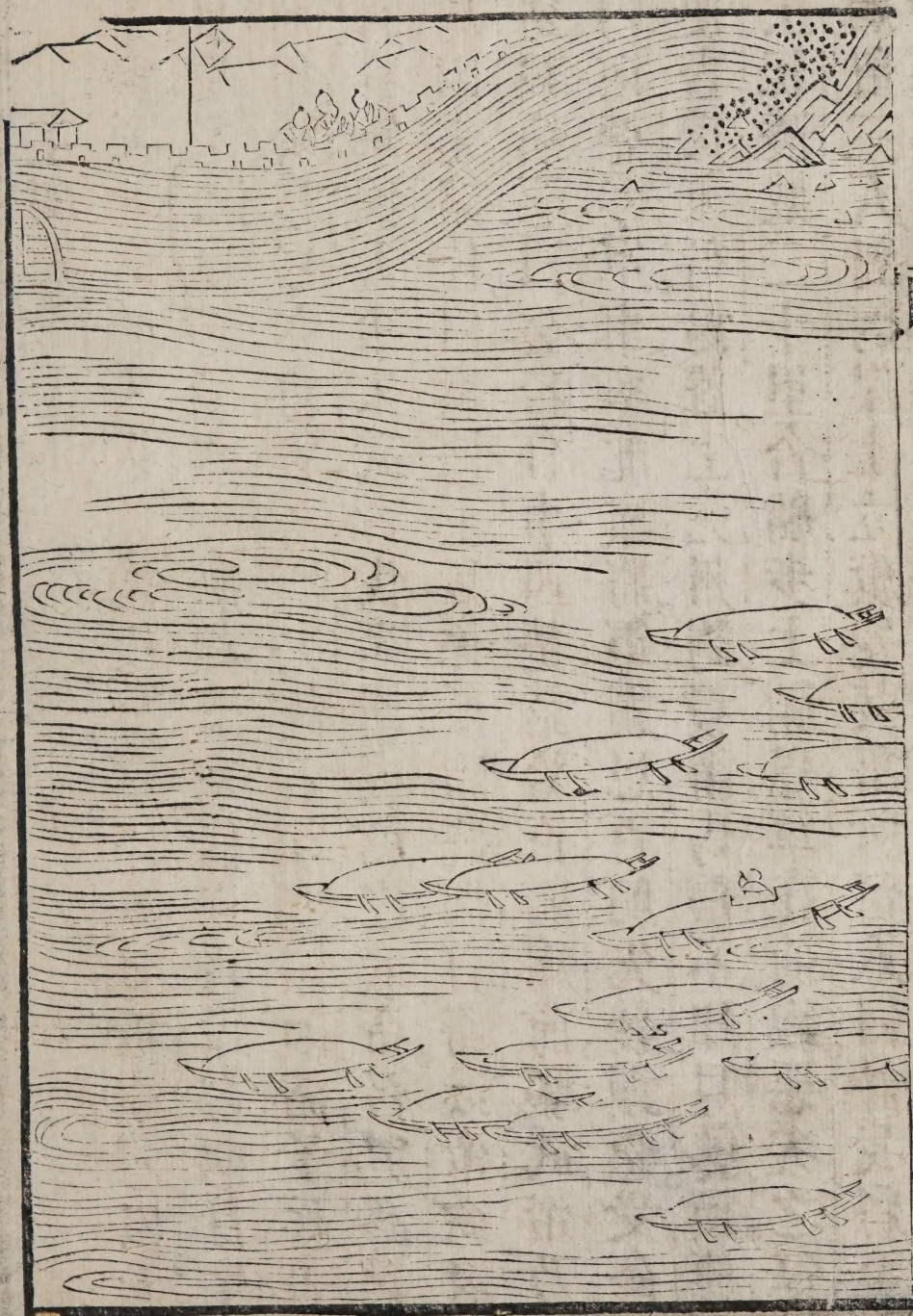
晉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反。寶領千人爲嶠前鋒。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勛。上爲廬江太守。從征祖約。祖煥桓撫等欲襲淦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赴救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仗濫惡。大爲煥撫所乘。寶中箭貫髀。徹鞶。使人蹋鞶拔箭。流血滿靴。裹瘡還。

救宣。至營而煥撫亦退。人服其勇。

初。實在武昌。軍人有於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蒙衝泝渭



王鎮惡

晉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

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書。並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族親。且鬪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

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卽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大

終

聞

里

塚肉

間

埋



周訪 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

帝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

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
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
彥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
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
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
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
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入宜促渡
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
州

唱
籌
量
沙



檀道濟

劉宋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慨歸者甚眾。

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

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

狐 帽 跡
蠻



沈慶之 劉宋

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以勇聞。雍州蠻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柳元景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畏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驚相告曰。蒼頭公正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

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討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下山人提一炬燒營。

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日久，竝困乏，自是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

製獅御
象



宗慤 劉宋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相拒。十餘人皆披靡。不得入室。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此潰。

亂遂克林邑得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紀。慤一毫無犯。

慤以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食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慣噉粗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吏。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望蔡伏兵



周山圖 南齊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有氣幹。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豫章賊張鳳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眾。遣幢主龐嗣厚遺鳳書。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人束手。

降除甯朔將軍。

四

三

父子天



周盤龍

南齊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維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單馬卒二百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虜眾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造

新

刊

本

觀樹
稍折



羊侃梁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各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侯景反。逼城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以疾卒。

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齊 獵
鏢 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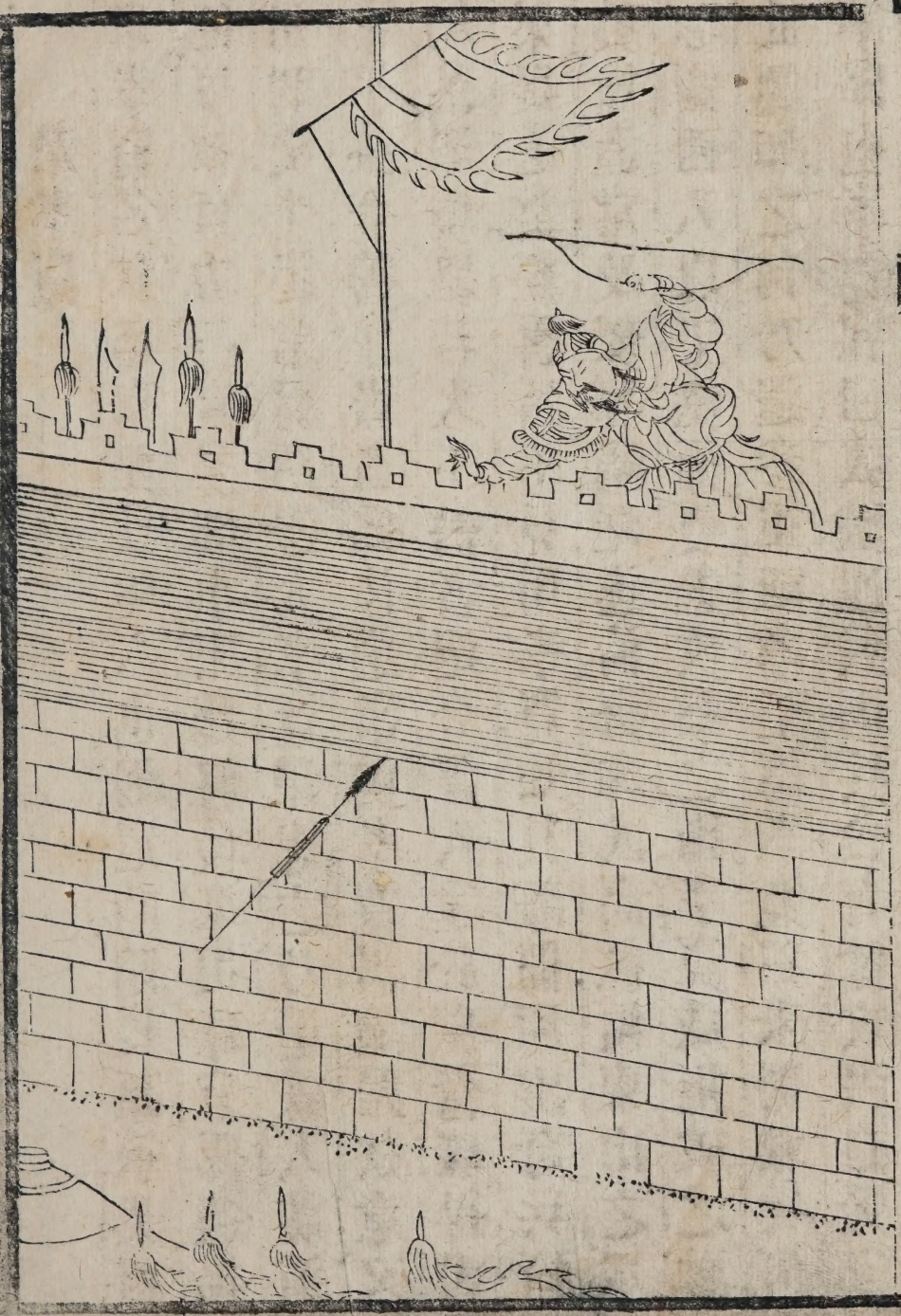


楊大眼 元魏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所經戰陣。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大眼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時。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

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北濟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深山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射還賞格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行宜陽郡事。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峭澠遂清。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上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